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七十一　南史八十二

姦惡

王韶之　褚秀之 淡之

王晏　蕭坦之

周廸

王韶之字休泰父偉之少有志尚晉世詔命表奏輒手
自書竊泰元隆安時事大小悉撰録位本國郎中令韶
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絶糧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
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偉之為烏程令韶之因
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衛将軍謝琰行參軍得
父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
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
遷尚書祠部郎晉自孝武以來常居内殿武官主書於

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誥從西省因謂西省即傅亮

羊徽相代爲職義熙十一年宋武以詔之博學有文辭

轉中書侍郎晉安帝之崩宋武使詔之與帝左右密加

酖毒

晉書曰詔之繼帝東堂與此不同然以從人非造意

得免列賊臣幸矣哉

恭帝即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西省如故凡諸詔黃皆

其辭也武帝受命加驍騎將軍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

學宋書

宋書曰有司奏東冶士朱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韶之啟曰斯乃一時權制非經國弘本今興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雖同異不紊而輕重實殊至於詐列父母死誣父母淫亂破義反逆此四條窮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塞莫大之罪既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遂拔徒隸緩帶當年列齒齊民此制永行所虧實大愚謂此四條不合贖

罪侍中褚湙之同韶之三條却宜仍舊諮可　愚謂

韶之黨劉裕殺逆不知因坐何條請自思之

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即位遷侍中出為吳郡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尚慮為弘所繩夙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後為吳興太守卒撰孝傳三卷有集行

於世宋廟歌辭韶所制也
褚秀之河南陽翟人晉太傅裒曾孫父爽金紫光禄大
夫秀之歷大司馬瑯邪王德文從事中郎黄門侍郎王
即晉恭帝也巳為宋武鎮西長史秀之妹恭帝后雖晉
氏姻戚而盡心宋武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恭帝
即位為祠部尚書宋受命從太常弟淡之亦歷顯官為
宋武車騎從事中郎歷廷尉卿宋受命為侍中與淡之
並盡忠武帝每晉恭帝生男輒令方便殺之或誘賂內

人或加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遜位封零陵王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酖毒自煑食牀前武帝將弒之不欲遣人入內令秀之兄弟視后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入進藥恭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之

宋彭城王義康為文帝所殺其事其言皆同見義康傳

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

何關人事可用䜭佛佛泆之小字乃用泆之爲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孫氏聚合門宗謀爲叛逆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嚮永興令羊恂覺其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自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没縣邑更相樹置遣以鄮令司馬文宣爲征西大將軍建旗鳴彭直攻山陰淡之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令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爲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

侍謝苓之並參軍事名行參軍七十餘人前鎭西諮議參軍孔甯子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子山士並在縣中皆起爲將軍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遂推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水軍禦之而身所領出次近郊邵與行參軍漏恭期

宋書漏作濁未知孰是

合力大敗賊於柯亭淡之尋卒謚曰質秀之元嘉時卒於官淡之之子裕之字叔度名與武帝同故行字歷中軍

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征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宋武板行廣州刺史加督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

宋書曰盧循餘黨盧敬道降交州刺史杜慧度以事言統府叔度以敬事等窘廹方降報使誅之慧度不加防録敬道集士命攻破九真慧度討平之叔度輒貶慧度號爲奮揚將軍不先上聞爲有司糾諮原之

在任四年廣營貲貨資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

都凡諸親舊友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相國右司馬武帝受命為右衛將軍帝以其名家能竭盡心力甚嘉之封番禺縣男永初四年出為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

王晏字休默一字士彥琅邪臨沂人父普曜秘書丞晏仕宋至車騎晉熙王燮為安西板晏主簿時齊武為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為記室沈攸之事難隨齊武帝鎮盆城時齊高時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惑晏便專

心奉事軍旅書翰皆見委性甚便僻漸見親待常參謀
機密建元初為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
不聞啟晏慮及罪稱疾自疏及帝即位意任如舊遷侍
中祭酒遭母喪起為司徒左長史父普曜藉晏勢多歷
通官普曜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為丹陽尹晏位任
親重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而晏每以
疏漏被責連稱疾久之轉為江州刺州泣不願出留為
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

貴而踈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
依王導謚為文獻晏啟帝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
素族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為右僕射領
太孫右衛率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犞
林即位轉左僕射齊明謀廢立晏便響應接奉專尚書
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杖五十人入殿時齊明
將圖纂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諶兄弟握兵權遲疑
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諶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

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又加兵百人進爵為公晏篤於親舊為時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武帝故事衆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武帝中詔得與晏手詔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永明中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即位始安王遥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

有勳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帝黙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采聽異言由是以晏為事晏性浮動志欲無厭自謂且夕開府又望録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應為令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其名位在徐前若三槐則晏不言自顯人或譏之晏人望未重又與帝素疎中興初雖以事計委任而内愈疑阻晏無防意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内外要職並用周旋門義每與帝争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

大貴雖容語好屏人帝聞疑晏欲反遂有誅晏意有鮮于文榮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右單景儁陳世範等采巫覡言啟帝云晏懷異圖是時南郊應親奉景儁等誣晏因此與武帝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帝乃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儁言益見信元會畢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顯其罪

南齊書載此詔內言晏輕跳險脫在貴彌著猜忌反

復觸情多端餘多誣辭故不全録
謂河東王鉉識用微弱欲令守以虛器并收付廷尉晏
之為員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柏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
為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
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虵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
乃以紙裹桷子猶紙內摇動簌簌有聲又於北山廟答
賽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醉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
不復禁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敗晏子德元有志

尚位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並誅

蕭坦之字君平高帝絶服族子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湛同族為東宮直閤以勤直為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堂雜戲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見帝不可奉以明帝方

輔政乃改附之冡為耳目隆昌元年追録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臺内勅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黄縠褌跂牀垂足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虚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耶昔元徽獨行逵中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遺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尼

姥言為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杭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為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內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者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以詔敕出賜令舍人主書送與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抑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

不從執馬控帝連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璹瑁牀上卧又欲起夫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請醫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弑既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帝腹心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始興内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爲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

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即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為侯東昏立為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母憂起復職加將軍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

觀上文坦之力也四字去賊臣諶一間耳獨不代功不蹈非故差之妙哉鬱林之假手東昏也

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期不敢言及遥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褌踰墻走逢臺遊邏主顔端執之坦之謂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録端不荅而守防愈嚴坦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為得罪朝廷若不信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荅端至小街審知遥光舉事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垂將棲坦之曰向語君何所道豈容相欺端以馬與坦之相隨去比

至新亭道中收遥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儀仗乃進西掖門闘鼓後得入殿内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造遥光反殿内為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将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趣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皆戎衣或者謂同遥光無以自明乃朱服入臺内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遥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為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號蕭瘂剛佷專勢羣小畏而憎之遥光事平

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狀之家赤貧惟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啟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周廸臨川南城人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強弩以弋獵為事侯景之亂廸宗人周續起兵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廸占募鄉人從之每戰勇冠諸軍續所部渠

帥得郡中豪傑稍驕横績頗禁之渠帥等乃殺績推廸為主據臨川之地梁紹泰二年為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周文育討蕭勃廸按甲保境以觀成敗

陳書曰文育使長史陸山才說廸廸乃大出糧餉以資文育勃平加振遠將軍遷江州刺史

陳武帝受禪王琳東下廸欲自據南川乃揔名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為變厚撫之琳至盆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為南川諸郡可傳

檄定乃遣其將李孝欽與猛等南徵糧餉孝欽等與余

孝頃逼𢌿𢌿大敗之

陳書曰猛等與余孝頃合衆且二萬來趨工塘連八

城逼𢌿𢌿使周敷率衆頓臨川故郡截江斷口與戰

大破之屠其八城　愚按𢌿嗜殺如此能無自及南

史删之何也

擒孝欽猛孝頃送建鄴

陳書曰收其軍資器械山積並虜其人馬並自納之

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嗣位熊曇朗附王琳廸與周敷黄法𣰰等圍曇朗屠之盡有其衆王琳敗後文帝徵廸出鎮盆口又徵其子入朝廸越趄顧望並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廸至是與法𣰰率其所部詣闕帝録其破熊曇朗功並加官賞廸聞之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廸疑懼乃使其弟方興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别使兵襲華皎與盆成事覺盡為皎擒天嘉三年帝乃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衆軍與高

州刺史黃法𣰰豫章太守周敷討廸不能克乃遣安城
王頊揔督討之廸衆潰脫身踰嶺之晉安依陳寶應寶
應以兵資廸留異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
東興嶺帝遣都督章昭達征廸廸又散於山谷初侯景
之亂民皆棄本為盜唯廸所部獨不侵擾耕作肄業各
有贏儲政令嚴明徵歛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
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襪腹居常
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挼繩破篾傍若無人輕財

好施凡所周贍毫釐必均訥於言語而矜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並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照達仍渡嶺與陳寶應相杭迪復收復出東興帝遣都督程靈洗破之迪又與十餘人竄山穴中復遣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鮭臨川太守駱牙執之

陳書曰其人足痛舍於邑子邑子以告牙牙執之

令取迪自効誘迪出獵伏兵斬之傳首建鄴梟於朱雀航三日

此南史所列賊臣之一也然廻不識天命尚有善政可紀若以抗忠臣王琳爲罪則謂之奸惡固宜　或[illegible]之多其所未備也孝行節義北史南合子析[illegible]乎且烈女補藝術補皆如此北史倒而獨於[illegible]罔補何也予曰有以夫外戚不横故不見[illegible]能自見者宜時傳而不宜類傳若孝義美名也徵顯闡幽以搜剔爲快獨酷吏何搜又何剔哉於外戚則不必其有而於酷吏則反幸其無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三

明 李清 撰

南史八十三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

遺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竹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往往至矣今采其風俗粗著列為海南云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軍馬援開南境置此縣其地從廣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

里去日南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圖夷亦稱王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石貝沉木香右貝者樹名也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班布沉木香者土人斫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沉香次浮者棧香自漢以後見各史者不載至晉末其王文敵為扶南王子當根

縋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為王諸農卒子陽邁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籍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為林邑王陽邁卒子咄立復曰陽邁其國俗居處為閣石干闌門戶皆向北書樹葉為紙男女皆以黃幅古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革履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著法服如瓔珞如佛像之

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古貝繖以古貝為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貴女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壻見婦握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為禮成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初陽邁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德郡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

生帥兵赴討攻區粟城不克乃還自十二年至十八年每遣使貢獻獻亦陋薄而寇盜不已文帝忿其違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慤伐之和之遣司馬蕭景憲為前鋒陽邁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還所畧日南戶其大臣毒僧達諫止之乃遣大師范扶龍戍其北界區粟城景憲攻城克之乘勝勝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和之高平金鄉

人檀馮之子也以功封雲杜縣子孝建三年爲南兗州刺史坐酣飲黷貨迎獄中女子入內免官禁錮後病卒見胡神爲祟追贈左將軍諡曰襄孝武孝建二年林邑又遣長史范龍跋奉使貢獻除龍跋陽武將軍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長史范流奉表獻金銀器香布諸物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齊永明中范文贊累遣使貢獻梁天監九年凱獻白猿凱獻白猿詔加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卒子弼毳跋摩立

奉表貢獻普通七年王高戍勝鎧遣使獻方物詔以為
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
使貢獻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戍律陁羅跋摩遣使貢
獻詔以為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六年
又遣使獻方物廣州諸山並俚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為
侵暴歷代患之家孝武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歸順拜
龍驤將軍檀乞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為高興太守遣
前朱提太守費沈龍驤將軍武期南伐并通朱崖道並

無功輒殺檀而反沉下獄死
扶南國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從西流東入海其國廣輪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沉香木象犀孔雀五色鸚鵡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諸賈人其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之往還交易

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之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所限也國法刑罪人並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又容有往者亦死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

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答常遺扶南王縄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塸名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二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州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為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汚

則拔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扶南國王

凡事見前代無關於宋齊梁陳者皆宜削去此朱昭

芑史糾中語今從之見北史

持棃陁跋摩於宋帝元嘉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奉表

獻方物齊永明中王僑陳如闍邪跋摩遣使貢獻梁天

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詔授安南

將軍扶南王其國人皆醜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

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為像二面者四手

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鑪于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爲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卒庶子留陁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

齊珠贊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九年
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
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曇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
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
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蠡
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
我昔在宫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
蠡文則與帝所得同也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

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吳時有尼居其地為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滅吳後平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元帝初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心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八十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觀

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楊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乃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悟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及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因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一枚髮長數尺即遷舍利北對簡文所造塔處西造一層塔十六年

又使沙門僧尚加為三層即武帝所開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鐶釵鑷等諸雜寶物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瑠璃椀椀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為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帝又到寺禮拜設無礙大會大赦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禮數十拜舍利乃于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鉢中而止帝問太僧

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否慧念荅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帝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風景明淨傾都觀屬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帝又至寺設無碍大會竪二刹各以金罌次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刹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環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帝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

俱放光明敕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鄮縣塔開舊塔中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利孫照暫迎還臺帝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楊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乃令人於光處掘視得金像無有光趺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千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夜中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

金石響經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趺浮出水上取送縣縣人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底得佛光燄交州送臺以施於像又合馬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具初高悝得像後有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逢胡亂埋於邊河今尋覔失所五人甞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噓

郁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禿官寺慧邃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損金色謂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拜請其夜像即轉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模之像趺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邪䟦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敕命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奐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繇運手䌫丹青之工一時冠絶

名畫記朝野僉載曰張僧繇吳人武帝天監中為武陵王紀國將軍吳興太守帝修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帝每有思遣僧繇傳寫儀刑對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乃後梁孝明帝所置内有栢堂僧繇畫盧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曰釋門内如何畫孔聖人僧繇曰後當賴此及周武帝滅佛法焚諸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毁拆又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誕固請點

之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騰去未點睛者見在閏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汚聖容僧繇乃畫鷹東壁鷂西壁皆側首視簷外自是鳩鴿不敢至其神若此唐閻立本見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三往乃寢食其下數日方去

西南夷阿羅陁國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一人表此微心

呵羅單國都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穩三達六通為世間導是名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其後為子所篡奪十三年又上表二十六年文帝詔曰呵羅單婆皇婆達三國頻越遐海款化納貢遠誠宜甄可並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婆和沙彌獻方物

婆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合利婆羅跋摩遣使獻方
物四十一種文帝策命為婆皇國王二十八年復遣使
貢獻孝武孝建三年又遣長史竺那婆智表獻方物以
那婆智為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
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帝以其長史竺須羅遠前
長史振威將軍竺那婆智並為龍驤將軍
婆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獻
方物文帝策命為婆達國王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復遣

使獻方物闍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呵陁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種智安穩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我雖在遠亦霑靈潤

槃槃國元嘉孝建大明中並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畫塔并献沈檀等香數十種

梁書載表曰楊州閻浮提震旦天子萬善莊嚴一切

恭敬猶如天淨無雲明耀滿日天子身心法淨亦復

如是今奉薄献願垂哀受

六年八月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圖幷菩提樹

葉詹糖等香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畫塔二

軀幷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

琉璃雜寶香藥等物

干陁利國在海南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畧同出班布

古貝梹榔梹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鄰陁遣長史竺留陁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瞿曇修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于夢中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貌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献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帝形還國比本畫符同因盛以寶函日加敬

禮後跋陁死子毗針雅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
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
梁武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國臣土安樂人民和善
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溢溢周迴屈曲
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大梁天子功德寶藏
救世大悲是故至誠敬禮稽首問訊
普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
狼牙修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

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産與扶南畧同偏多棧沈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髪以古貝為干漫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為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磚為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毦旗鼓罩白盖兵衛甚嚴國人説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加囚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為神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妻以長女俄狼牙王死大臣大臣迎還為主

二十餘年卒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

奉表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坩貝羅初采之柔軟及刻削為物暴乾之遂大硬國人披古貝如帊及為都縵乃用班絲者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

鈿偏坐金高坐以銀鐙支足侍女皆為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氎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為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自言白淨王夫人即其國女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獻白鸚鵡青蟲兜鍪琉璃器古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中天竺國在八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二萬里一名身

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印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
即天竺也從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列國
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
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濕暑熱民畏戰弱與月支國臨
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為五江摠名恒水其水甘美
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土出犀象貂鼠瑇瑁火齊金
銀銅鐵金縷織成金罽細靡白疊好裘毾㲪火齊狀如
雲母色如紫金有光曜別之則薄蟬翼積之則如紗縠

重沓也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蘇合是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又云大秦人采蘇合先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獨出罽賓國華色正黄而細與芙蓉花裏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稿乃糞去之賈人轉賣他國土俗又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民敦厖土地饒沃其王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壍下注大江宫殿皆雕文

縷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花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雜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為在天地中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琉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明帝泰始二年又遣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並為建威將軍

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孝武孝建二年斤陁利國王釋婆羅那鄰陁遣長使竺留陁及多獻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凡此諸國皆事佛道佛道自東漢孝明時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為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楊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

宋書曰各務造新以相姱尚甲第顯宅於兹殆盡材

竹銅綵摩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

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報許然後就功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孝武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闍謀反帝因下詔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義並不果行大明六年

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

宋書載表曰臣聞帝王締制八寓雖儒法枝派名異條分宗親嚴上厥繇摩奐惟浮圖為教凌越典度失隨方矜跡迷製化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為道不輕比兵遭道人斯拜目連桑門過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顙耆臘而直休萬乘者哉令九仙盡寶百神聳職而釐祇之內舍弗臣之氓陛席之間延抗禮之客非所以澄一風範也臣等參議

以為沙門接見比富盡虔禮敬之容依其本俗
詔可前廢帝初復舊孝武寵姬殷貴妃薨為之立寺貴
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為寺號前廢帝殺子鸞
乃毀寺驅僧尋又毀中興天寶諸寺明帝定亂下令修
復宋世名僧有道生道生彭城人父為廣武令道生為
沙門法大弟子幼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
立頓悟義時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沙門慧琳
為之誄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

有才章兼內外學為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頗貶裁佛法云有白學先生以為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引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塗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為客主酬答

宋書載曰白學訪其所以不逮云爾白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言之空無同異乎黑曰釋氏即物為

空空物為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為異安得同白曰
釋氏空物物信空邪黑曰然空之又空不翅于空矣
白曰三儀靈長於宇宙萬品盈生於天地孰是空哉
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体令構羣材以成
大厦罔專寢之實積一毫以致合抱無檀木之体有
生莫俄頃之留太山蕞累息之因興滅無常因緣無
主所空在於性理所難據於事用吾以為惧矣白曰
所言實相空者其如是乎黑曰然白曰山高累卑之

辭川樹積小之詠舟壑穴傳之談堅白唐肆之論益盈于中國非理之與故不舉為教本耳子固以遺情遺累虚心為道而據事剖析者更由指掌問乎黒曰周孔為教止及一世不見來生無窮之縁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効止於榮禄誅責極於窮賤視聽之外冥然不知良可悲矣釋迦闗無窮之業拔重闗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羣生不足勝其化叙地獄則民懼其罪

敷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覽
神變無不周靈澤靡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
翥而不紹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白曰固能
大其言矣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義蹈道懼地獄以
敕身孰與從理端心禮拜以求免罪不由衹肅之意
施一以徼百倍弗乘無悋之情美泥洹之樂生耽逸
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遠利又興
雖言菩薩無欲羣生固有欲矣澄神反道其可得乎

黑曰不然若不示以來生之欲何以秘其當生之滯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奪此俄頃要彼無窮若弗勤春稼秋穡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庶慮者長淪於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所務之乖也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迷幽都永滯昧谷遼遼閩楚其可見乎所謂積漸者日損之謂也當先遣其所輕然後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白自生耳乃丹青眩媚綵之目土木夸好壯之心興

糜廢之道單九服之財樹無用之事割羣生之急苦節以要厲精之譽護法以展陵競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敦俗佛闢視聽之外老莊陶風謹守性分而已異曰三遊本於仁義盜跖資於五善聖跡之敝豈有內外且黃老之家符章之偽水祝之誣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駭於此玩於濁水違於清淵耳白日有迹不能不敝有術不能無偽此聖人所以桎梏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以成俗不正其敝反以

為高耳淫妄之徒固不足論黑曰釋氏之教專擬夸
俗便無取於諸華邪白曰曷為其然愛物去殺大士
布兼濟之念仁義玄一者何以尚之惜乎幽旨不亮
末流為累耳黑曰子之論善殆同矣便事盡於生乎
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極于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釋
迦辨而不實請嘗言之夫道以仁義者服禮以從化
帥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耳辭興於有欲而滅於
悟理談說行於天解而息於貪偽是以示來生者蔽

虧於道釋不得已杜幽闇者冥符於姬孔閉其兌由斯論之言之者未必遠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

其歸以為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論行於世舊僧謂其貶黜釋氏欲加擯斥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凑門車常有數十輛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方筵七八座上恒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權倖宰輔會稽孔顗嘗

詰之遇賓客塡咽暄凉而已顗慨然曰遂有黒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注孝經及莊子逍遥篇文論傳於世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為道俗所推時鬬場寺多禪僧都下為語曰鬬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孝武大明四年設齋中興寺有一異僧衆莫識問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

天安乃後魏獻文帝年號魏書又以為魏取宋淮北

之兆觀此則於宋不祥孰甚

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於都下出新經勝鬘經龍見重釋學

師子國天竺旁國其地和適無冬夏異五穀隨人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民只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國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

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始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號為三絶至齊東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宋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訶遣使奉表貢獻十二年又遣使奉獻梁大通元年後王迦葉伽羅訶黎邪使使奉表貢獻

梁書載表曰謹白大梁明主我先王以來不嚴而治奉事正法欣人為善慶若已身欲與大梁共弘三寶

今奉薄貢願垂納受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三